



吾乡风情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论语》选萃·随笔卷

吾乡风情

本社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论语》选萃·随笔卷

吾 乡 风 情

本社 编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订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01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 7-80622-184-0/I·70

定价:17.00 元

出版说明

在旧中国林林总总的文艺刊物中，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杂志，曾以相对长寿和畅销而引人注目。

《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每月 1 日、16 日出版，到 1937 年 8 月因全面抗战爆发停刊为止，连续出刊 117 期。抗战胜利后，又于 1946 年 12 月复刊，到 1949 年 5 月终刊，续成 177 期。这份始迄相继近 17 年的杂志，先后由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林达祖、李青崖、邵洵美主持笔阵，并约集有刘半农、老舍、俞平伯、徐讦、许钦文、丰子恺、何容、老向（王向辰）等众多文坛名人经常为之撰稿，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先生也在《论语》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且为其创刊一周年的纪念号写了题为《论语一年》的专题文章，然而又不以它提倡“幽默”的办刊宗旨为然。因为他认为，“幽默”在专制条件下的中国是不会有，“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论语一年》）

其实，在这方面对鲁迅相知较深的曹聚仁先生亦有一番庶可为此论发微的见解。他以为，“幽默”并不是独养儿子，尚有几个兄

弟——讽刺、俏皮、滑稽，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而《论语》问世时的中国，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是文化界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摸索中奋斗的最苦闷的时期。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讽刺的笔调，乃得广泛流行。《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专栏，有相当部分内容就是类似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的（《论语与幽默》）。可知《论语》“在这种礼制之下‘倡导’幽默”，既有为其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一面，但也不乏批判锋芒的显露，诸如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的冷讽热嘲，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多所批判，亦构成讽刺的一翼。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虽然益加流入俏皮、油滑，但于针砭时弊的传统仍有所承袭，比如对伪国大丑剧的挖苦，对所谓金融改革的抨击等，也还可观。当然，其总体倾向，毕竟是同与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新文学主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同具有一定讽刺时弊的社会功能相比，《论语》半月刊在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价值，也值得重视。该刊的部分编者和作者，原先都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或撰稿者，业已在一段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生采取讽刺批评的态度，但又比较注重风趣的文章风格，即所谓“语丝体”或“语丝派”。这种随笔体散文在后来大致沿着两种倾向发展，一途升华为左翼文学的战斗性小品文，一途演绎为暗寓讥刺于诙谐俏皮中的幽默小品，或富有谐趣的散文杂感、游记短论一类，即所谓“论语派”。其生成原因，当然与作者对现实斗争有意无意地回避有联系，但对于一种独立文体的确立、一种情感传染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形成，无疑发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论语》杂志在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发掘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可资借鉴。

上述种种，正是我们今天将一部分始刊于《论语》而至今尚有内容上、文笔上参考价值，且已近湮没无闻的作品给予编选以饕餮

者的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编选的凡例大致为：

一、凡已有专集行世的名家作品，由于读者比较容易接触到，所以尽量少选或径不选。

二、除极少数作品因体例需要略作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保持始刊时的原貌，包括所署笔名也不予更动，以求存真。

三、按题材与文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入选作品区分为小说卷、散文卷、随笔卷、韵文卷、杂文卷、小品卷、谐文卷、特写卷、札记卷、译文卷等 10 个专集，俾得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由于个别作品内容上的多样性及文体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将它们结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分册时，归类未必可称适当，尚祈读者谅解。

四、每一分册内文章的次序，基本按内容与文体再加细分。为了醒目起见，在个别分册的目录上，我们添加了分类标目。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和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存在，将它们按原样影印是一种重要的介绍方式，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论语》选萃”则是我们近年尝试的另一种介绍方式。对此我们的经验还不足，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教为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目 录

上海年景	吴祖光(1)
从一只小虫看上海	何芳洲(4)
秦淮河畔的除夕	司马迁(6)
广东人	英 弟(10)
广州的三个特点	孙福熙(17)
金华一日记	老 黄(20)
杭州人的那个	许钦文(25)
故乡的事情	徐懋庸(28)
九华三奇	种 因(31)
普陀“特写”	多 闻(36)
湖南人	郭维麟(39)
长沙的文化姿态	张文博(43)
湖北人的脾气	卜斯水(48)
汉川杂谈	大 岳(53)
略谈湖北人而至四川人	厂屯男士(57)
倘若你住在重庆	陈叔华(61)

巴蜀风物小纪	陈子展(68)
故都回首	盛 成(73)
北平的垃圾	梁实秋(105)
“养活孩子”	艮 氓(108)
忆哈尔滨	孟斯根(113)
济宁的土山	狄海天(117)
西安素描	陈廷瓚(122)
甘肃漫谈	山 僧(125)
新年论	徐 诤(136)
过年特传	的 平(139)
阴阳历新年之比较	姚 颖(143)
春节闲话	方 彬(145)
过年日程	何 容(149)
贺年片	钝 庵(153)
财神庙巡礼	景 杨(156)
元宵登高观火记	朱白华(162)
看皇会	孤竹君(165)
清明篇	李之谟(171)
民族扫墓	曾 迭(177)
扫墓与教育	姚 颖(179)
闲话端午	李之谟(182)
人间天上	匡 扶(189)
莲花灯	李淑英(195)
钱江看潮记	子 恺(198)
谈“观潮”	王泰鹄(202)
糖瓜祭灶	老 向(206)
陪土地	海 戈(209)

送灶·····	律藻(211)
祭灶辞·····	何容(213)
压岁钱·····	林庚(215)
压岁钱·····	季明(217)
谈岁时风土·····	何芳洲(220)
龙灯花鼓在民间·····	媒媒(223)
扬州春灯·····	种因(228)
“灯”在兴化·····	李元柏(232)
阿拉的纸会·····	林乃(235)
回忆·····	陈铨(238)
逛灯·····	司徒京(245)
塔灯·····	许钦文(252)
铁画灯·····	缪仙(254)
白果灯·····	大风(256)
拾翠簪灯话·····	何芳洲(259)
略谈“清客串”·····	补庵(263)
偷龙王·····	老向(265)
求雨·····	何芳洲(270)
苏州道士求雨之天表·····	(273)
苏州耶教求雨韵文·····	(274)
扫墓说·····	双红(275)
国故考证拾遗——冥镪起源·····	老向(278)
论乡下人的三宝·····	老三(281)
天目山下的几种农民生活·····	钦汉章(284)
歌谣中所表现的农民之家庭关系·····	熊纪明(290)
插秧·····车水·····	江季子(300)

收麦子	王经川(308)
牛屋	吕明甫(312)
故乡忆烟	海 戈(318)
我乡绿林生活	何 尚(324)
江北农村的旅行丐团	嘉 谟(333)
重庆的烟哥	羽 翎(339)
通天孝子及其他	石不烂(344)
贼	罗念生(346)
废京贼话	阿 难(350)
吃口岸	许钦文(357)
测字	许默斋(359)
论算命、看相、卜课之类	徐 诤(362)
从苏州狐迷学生事件谈到谣言	黄芝冈(365)

上海年景

吴祖光

从沪西到遥远的外滩上写字间去，一出家门便感到刺骨的清寒。

我拢着手穿过两条街去等公共汽车，路上行人稀少冷落，远远对面走来的只有一个提着菜篮像个娘姨样子的中年女人。在我们刚刚交臂走过的时候，忽然两个人都停住了。

就在这段人行道上，枯树旁边，地下匍匐着一具婴尸。

这孩子不是新生下来的，个子已经相当大了，只有身体中部裹着似是而非的破布衣裳，两只手臂、两条腿、胸部以上都是精赤的，手脚都蜷曲着，头发稀疏，皮肤姜黄色，只因为他面朝下，脸亲着泥土，我无从看见他脸上的表情。

女人自言自语：“作孽！衣裳都没有着！”

她会想到这孩子的父母是何等薄情，把死了的骨血，衣服都给剥去？而我想到的薄情，是远超乎衣裳之外了。

我们不由得在两边各自回身看了许久，我随后走了。马路上仍旧静悄悄有一阵北风从地上卷将来，从心里感到凄凉，感到比外面身受更甚的寒冷。

多的是公共汽车站上等班的人，一排，鹄立着缩着颈子，顿足取暖，我也排进了这个行列，缓缓地上了车子。

车子行走在大马路上车群之中，显得蠢笨而迂缓，车里塞得满满的人，尽管觉得拥塞、难过，甚至窒息，但没有一点表示，横竖迟早会到，都耐住了心中的不耐，好在车里比外面还要暖些，有人把帽子同围巾都脱下了。

在一条横马路上碰到了红灯，车子停下了。横马路上的车水马龙绵亘不断，车停了很久，换了绿灯，但是车不动，再过一会儿，仍旧不动，后面的车连连掀喇叭，闹了起来，大家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有人在喊：“开！开！”“啥事体勿开？”

马上有人判明了这个原因，司机不耐久等，伏在方向盘上睡熟了。

沉默着的，大部分深锁着眉头的乘客们，不禁都破颜而笑了。

司机被唤醒，打一个冷战，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哄笑，继续开车，卖票员凑近前去问他：

“清早起来便打瞌睡，夜里作了啥个事体？”

司机没有回答，忧郁地摇了摇头。

大家又笑了，“人世几回开口笑”啊！在今天。

车比较走得快些了，又慢下来，走到了闹市，沿途商店大都开了收音机，一片歌舞升平的气象，橱窗上都贴了“大减价”的招贴，门前张挂着“年关庆祝”的锦旗，但是好像只是颜色好看，声音热闹，而主顾却不多。

忽然接触到我的眼睛的，是那边路口蜂拥而出一片拉着车子的黄包车夫，惊慌而且狼狈，后面有一群警察正拿着棍子追逐他们。

一个警察突然窜上去，俯身攫取了一个车上的座垫，回身便走，那奔逃着的车夫发觉了，扭转身来看，随后放下车子去追那警察。路人大都不加注意，只有三两个驻足而观，我偏过头去看，但

是汽车飞快,我只看见那车夫是一个上年纪的人,有一头花白头发,现在已经落在我的视线之外了。

看见的是继续有警察在追赶别的车夫,警察要赶他们到哪里去呢?

我看不见他们了,但老人的白发是记得清楚的,警察的棍子也是记得清楚的,它们说明了今天中国的真实。

在上海一年了,我经历了这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看尽了这四季的炎凉,如今岁暮天寒,我下车走在黄浦江边,嗟叹着:又要过年了。

又要过年了,黄浦江心停泊着密密层层的外国兵舰,大炮口向前伸,满江的威风杀气,点缀着这个百孔千疮、血泪滔滔的中华强国的年景。

从一只小虫看上海

何芳洲

话说民国三十六年夏，七八月之间，上海地方发现了一种小虫。这种小虫体积比苍蝇还小，青绿色，有斑点，是一种不知名的硬壳虫，善飞，当你走在马路上时，常会飞到你的身上来，挥之不去，驱之复来，且有奇臭，偶然把它扑杀了，沾染皮肤上的粘液有些使人麻辣之感，不知是否中毒现象，这种虫为前所未有的，无案可稽。

上海市是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都市，号称东亚大埠，人文荟萃之区，这种小虫的存在是事实，但人们除了偶而口头谈到，觉得这种小虫惹厌之外，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种虫名叫什么？属那一类？成长在那里？为什么今年夏天会大量发现侵袭市区？究竟毒不毒？和关于它的来踪去迹等问题。等了好久，居然有一张第一流大报在本埠新闻栏用一块豆腐干见方的地位，刊起一则花边新闻来，据那位记者郑重报道给我们听：本市日来发现小青虫，成群纷飞，据老年人云，清光绪某年亦曾发现此虫，是年大水为灾，故此种虫之复见，主今年将有水灾云云（原文不在手边，大意如此）。读者不要以为不满足，除了这一节记载以外，其他大报小报连只字都没有提起，难为这张报纸的记者，还肯把闻诸老年人的说话，本有

闻必录之义，不吝贡献给读者，这已是值得感谢的了。

今年水灾会不会发生，我想不必担忧，反正我们是靠天吃饭。但我真不懂，我们的科学家到哪里去了？是否避暑歇夏？负卫生行政责任的当局到哪里去了？是否忙于打防疫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具体一些的告诉我们关于这小虫的来源。大家糊涂一些固然也好，何况这种小虫既不会扰乱治安，也不致碍人生命，随它自生自灭，何必大费脑力去研究！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我总有些上海无人之感，从历史上说来，除了花国大总统、舞后、越剧皇后、电影皇帝、电影皇后、上海小姐、酱油瓜子大王、五香豆大王、牛肉大王、排骨大王……之外，上海的环境也的确不容易养成一位科学人才。

在上海的白种人，似乎也并不高明，外国报纸上也只会骂骂“市政不修，道路污秽”之类，像关于这小虫之类的事就毫无贡献，因此我以为“月亮未必是外国的好”。

苍蝇之微，宇宙之大，真理存焉，都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横断面，本篇于是乎作。

秦淮河畔的除夕

司马迁

夫子庙的黄昏——一年三百六十个黄昏中的最后一个。

北风甚紧，天有雪意，我拢着双手，从奇芳阁绕到贡院前，那儿有各式各样的地摊，一部“小市民漫游奇境记”正在开场，摊头有不少游人徘徊，这儿有卖东洋瓷器的、卖福建漆器的、卖旧衣的、卖杂货的。摆设得最富丽的，则是古董摊，昏暗的古镜、绿玉的香炉、乾隆官窑五彩大花瓶、“宣和御用”的小汤碗。……中间也有书画摊，土墙上悬着古色古香的对联，其中一副，仿“清道人”笔意，写的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寒风中簌簌地打抖。

这联语本不算什么“警句”，但在我看来，仿佛字面有刺。时候是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除夕，翻过夜就是富强中国的新岁，我在南京失了业。

我慢慢走到文德桥，在桥上，凝望了一回秦淮河。和人间的繁忙完全相反，这条河是冷清清的，河水作惨绿色（只有更悲观的人，才说她是黑色），似乎不愿意流，而又不得不流，流得那么迂缓地，就像生恐带走了“六朝旧梦”。远处码头下，静静地并排着几只画舫。这些船，彩漆多半剥落了，靠得极紧，仿佛这样可以温暖些。

船舱则异常空疏，只看见梅红的明角吊灯在风中转身。半天，从一条船的后舱里，走出一个梳髻的妇人来，她站在船头上，向岸上一个男人招手，嘴里不知说些什么，又翘起一只脚来叫那人看，然后掩口而笑。岸上那人，也用手指点着自己脚上的鞋，欲前不前，侧着耳朵，只顾笑。妇人失望，似乎拿话骂他，那人用手掀歪了帽子，使出戏台上走台步的神气，一路摇摆而去。只有这短促而毫无情节的哑剧，为这凄寂的秦淮河添了几分生气。

那些酒楼饭店的河房水榭，渐渐上灯了。风雅而豪情的食客，把吃剩的鸡骨吐在“秦始皇所开辟”的河里，而又感到河水发现腐臭的时候，就十分典雅地想起了“雨外薰炉”。

我感到一阵奇冷，是岁暮的严寒，于是慢慢走下桥来。在这种时候，一个人倘不想到自杀，必然福气很大，论不定就有“奇逢”。我正盘算着，到哪里去吃几杯酒，挡挡寒气，不想碰见多日不见的赵了。

赵是我在船上认识的朋友，对于他的身份，我至今还不很明白。我不敢说他的品性太好，但至少不弱于同船而来的人。尤其是从“牌品”看人品，他打起牌来，无论输赢，从不红脸。在船到下关的前五分钟，他输完了身上的最后一条表链，面不改色。等到登岸，白瞧着人家找“李香君”，吃“梅花酒”，拿出有限的法币掉换大捧的伪钞去点戏发赏，自家却过了好一阵苦行头陀的生活，因此手上一有钱，就急于谋“报复”，找到了一位女相知。又因为花钱不太计较，在朋辈中得到“轻侠”的按语。

“好得很！”他看见我表示欣喜。

“连我也想不到，我会在南京过除夕。”我说。

“你觉得江南的新年怎样？”

“冷得稀奇。”

以下自然还说到我的倒楣和寂寞，他立刻表示，他的幸福可以分润，友情可当火炉，就叫我跟他“寻梦”去，夫子庙条条大路都通